

赵秀云·著
大众文艺出版社

无香花

有香草



花也无香 草却芳菲
情至浓处 人亦憔悴
因情所伤 为情所累
三个相貌出众的女人
演绎出一段缠绵悱恻的爱情

赵秀云·著

无香花 有香草

花也无香 草却芳菲
情至浓处 人亦憔悴
因情所伤 为情所累
三个相貌出众的女人
演绎出一段缠绵悱恻的爱情

大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无香花 有香草 / 赵秀云著.
—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2005.6
ISBN 7-80171-655-8

I. 无…
II. 赵…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21761 号

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东城区府学胡同甲 1 号 邮编:100007)

华北石油廊坊华星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张 14.375 字数 350 千字

2005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 2005 年 6 月河北第 1 次印刷

ISBN 7-80171-655-8/I·422

定价:24.00 元

版权所有,翻版必究。

大众文艺出版社第一编辑制作中心

电话:6406296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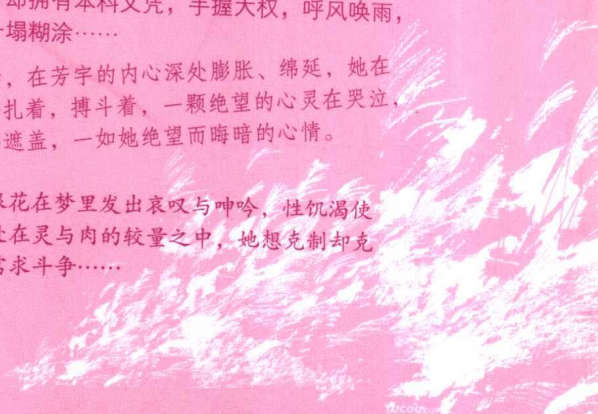
芳宇弹得一手如痴如醉的钢琴，可在那个特殊的年代，致命的打击接二连三地向她袭来：三次不幸的婚姻，母亲的离去，中年丧子，好友自杀……

路菲开朗活泼，心地善良，本应有着令人羡慕的人生，却为了一份虚无缥缈的爱情，把自己的一生苦苦耗干……

宫银花小学没上完，却拥有本科文凭，手握大权，呼风唤雨，美中不足的是婚姻生活一塌糊涂……

爱与恨交织的感情，在芳宇的内心深处膨胀、绵延，她在那条宛如绳索的山路上挣扎着，搏斗着，一颗绝望的心灵在哭泣，微弱的阳光被厚厚的云层遮盖，一如她绝望而晦暗的心情。

不知有多少回了，宫银花在梦里发出哀叹与呻吟，性饥渴使她陷入痛苦的状态，令她处在灵与肉的较量之中，她想克制却克制不住，她必须与自身的需求斗争……



序

多年来只要一闭上眼睛，《无香花 有香草》中的女人们，便悄悄地向我走来。我同她们就像重叠在一起的影子，无法分割。昔日的生活轨迹，犹如留在雪地中的脚印，无比清晰地展现在眼前，时刻都在牵动我的思绪。

这个故事并不遥远，就发生在上世纪的60年代末叶到90年代中叶，通过描写芳宇这个柔弱而又自强不息的女性所经历的生活磨难和爱情纠葛，表达了我对那个历史阶段女性的同情与认识。我曾为她的苦难历程而流泪，而感叹。在写作的过程中，如同面对面与她促膝交谈，倾吐衷肠；同她一起经受着难以言状的折磨、绝望、挣扎、奋斗……

人有一颗心，这多么美好！可惜就在这颗心上常常流淌着绵延不断的酸楚，滴落着永无止境的泪水。面对流逝的时光与留在心底的斑斑伤痕，我绝对不会躲躲闪闪，我的胸膛里同样装着一颗受伤的心。尽管在一些段落中，有时会忍气吞声，会自谴自责，但是我却毫无顾及，愿将感受到的一切全盘托出，与读者共享悲欢。

人生在世，除了生活环境所造成的苦难与悲哀，再

就是男人和女人，阴阳两性之间的苦难与悲哀。“如果说生命是一条延伸的大路，爱情就是留在时间里的廊桥……”性渴望与性压抑，永远都是人性中最本质和最自然的现象。性，是生命中的一盏长明灯，性渴望与性压抑，无论发生在哪一个人的身上都是不幸的。小说中的女主人公芳宇、路菲及官银花在婚姻上都曾陷入进退维谷、如履薄冰、隐忍偷泣的处境。灵与肉是不可分离的，灵肉的分离必然导致煎熬与撕裂。人是感情的动物，尤其是女人。女人更渴望两个灵魂彼此贴近的呼唤，一旦觉醒，不可能继续徘徊在临界线上，心一横便冲将出来。不过，女人在无路可走的时候，常常把一切磨难归咎于命运，而征服命运需要坚强不屈的人格魅力，需要挺直腰杆。纵然凄风冷雨，雷电霹雳，也绝不能趴下。跌倒了再爬起来，再跌倒了再爬起来，才会给生命添一份浓浓的绿意，形成一道风景。

虽然我的生活积累就像一本厚厚的影集，里面的人物层次不同，身份各异，形形色色。可是我毕竟只是写了一部小说而已，不可能完全表达我对生活的体验，也不可能完全表达我的思想。

《无香花有香草》只是一个局部的缩影，谈不上恢弘广阔，只是写出了几个女人的命运。假如这部小说能给读者带来一些思考，那便是我最大的欣慰。

2005年3月于北京

发落异乡

那是一个阴雨绵绵的早晨，床头柜上的双铃小闹钟，秒针指向5点30分，芳宇睁开一双茫然的眼睛，起床后将那条御寒的棉被打成了一个卷。

芳宇推开房门，天空雨雾茫茫，像白色的烟尘笼罩着院落，周围静悄悄，邻里们似乎仍在沉睡。她轻轻地拿起水舀子，从一个木桶里淘出半盆水，润湿了毛巾，在脸上抹了一把。随后将洗漱用具，连同几个烧饼，一小瓶雪里红咸菜，装进一个军绿色的绣着“忠”字的挎包里。出门的时候，她的脚步有些迟缓，回眸瞥一眼那间遍地狼藉的屋子，目光中溢着深深的凄婉与忧伤。她站在雨雾中，撑起一把朱红色的油纸雨伞，背起行李匆匆地上路了。

正是深秋的季节，北京后花园胡同里的老槐树落叶纷纷，形同枯槁，只剩下了光秃秃的枝头，在凄风苦雨中哀泣叹息。芳宇从后花园胡同的家门前走过，她单薄的身影犹如一道奇异的风景，引来无数窥视而冰冷的目光，令她的脊背沁出一层冷汗。

后花园是一条长长的，弯弯曲曲的胡同，芳宇三步并作两步，慌慌张张地拐了几道弯，最后来到王府井大街。这时候雨雾夹着风突然猛烈起来，就像一只粗暴的手撩拨着她的齐耳短发，她那张椭圆型的惨白的脸，在寒流的袭击中透出一丝青紫，薄薄的双唇也无血色。雨水顺着雨伞的边缘，滴滴嗒嗒打在她的脚面上，她的身子一颤一颤……

一路上，芳宇始终低着头，来到北京火车站才发现，一夜风雨将满街的大字报撕扯得面目全非了，像一张张鬼脸耷拉着脑袋。

“轰隆隆……”雷声滚动，芳宇仰起脸来凝视天空中沉沉的乌云，她那双水汪汪的大眼睛噙满幽深的惶惑，脑海中的思绪就像大字报上淌着的黑水混乱地流着……

她登上了一辆由北京开往山西的列车，车厢里几乎都是下放干部，一双双戒备的眼睛互相抵挡着，芳宇左顾右盼了一阵，从人堆里找到一个靠窗口的位置，默默地坐下了。列车出站以后，车窗外不时掠过片片秋林，浓郁而多彩的秋色，仿佛减轻了她心头的沉重。

“呜——呜——”

列车颠簸了一整天，下午4点多钟将芳宇甩在一个小站上，小站的名字叫黑龙关，周围四野茫茫，全是黄土山丘，像一座座凸起的坟墓。山丘下的玉米和谷子已经收割完毕，只剩下了枯黄的根部和杂草，荒凉而空旷得令人发毛。芳宇像一个被遗弃的孩子，茫然地站在旷野里，一任冷风的吹打，不知向何处举步。小站上的一个工作人员发现了她，把她带进候车室，问她从哪里来，准备到哪里去。她取出介绍信，指着信上的地址说道：“我去吴家村，那里是我安家落户的地方。”

工作人员仔细看了看芳宇的介绍信，反复揣摩一阵，确认她的身份之后，才把介绍信还给她。要知道“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口号是响亮的，对任何一个人都不能麻痹大意。工作人员见芳宇一脸憔悴的模样，身上背着行李卷，手上提着一把破雨伞，以及被风沙吹乱的头发，同情的目光越过她的头顶，对着窗口给她指了一条近路。

“同志，吴家村离这里不远，天黑以前能赶到。”

芳宇说：“谢谢！”便顺着一面陡坡向上爬去。

芳宇出了一身汗，憋足一口气顺着陡坡向下滑，前面的路仍旧坑坑洼洼，一坡连着一坡，不知要费多少力气才能走到吴家村。大约走了三四里，终于发现了目标，那是一个座落在山坳里的村子，站在高处看像一个瓦盆。正当日头偏西的时候，吴家村家家户户炊烟袅袅，那情景给人一种十分温馨的感觉，芳宇迈开大步，精神抖擞地朝前走去。

来到吴家村生产队，芳宇拜见了生产队长吴大，那是一个精瘦的男人，个头不高，脸盘小得出奇，眼珠黑亮亮的，像个大猩猩。别看吴大其貌不扬，但是人很和气，一见面就称呼芳宇同志，给人的印象很亲切。吴大面露一丝歉意，对芳宇说道：“同志，上边有指示，你的待遇跟知青不一样，没派人去接你，对不起了。”

“没关系，我不是已经来了吗。”

“是哩，来了就好，你不是那种娇气人。”吴大吸完了最后一口烟，把烟锅子往鞋底上磕打了几下，接过芳宇的行李说道：“芳同志，跟我来吧。”

吴大领着芳宇登上一个山坡，站在那里眨巴眨巴眼，指着山坡上一间破旧的茅屋，回过身来对芳宇说：“芳同志，进去吧，到家哩。”

芳宇站在那里直发愣，心想不是住在老乡家吗，怎么安置在这里。她的两条腿像被绳索捆住一样，半天迈不开步子，吴大以为芳宇没听清他的话，于是又道：“芳同志，到家哩，拾掇拾掇歇两天就出工吧。”

芳宇望着那间茅屋，感到一阵恍惚，像做梦似的，不禁问道：“吴队长，怎么看不见老乡，他们住在哪里？”

吴大道：“这是村边上，社员都住在村里头。”

芳宇踮起脚跟朝四下看了看，果然老乡都住在坡下面，坡上只有这一间茅屋，便凄然一笑。吴大将芳宇的行李放进屋里，转

回来说道：“芳同志，进去吧，柴火垛在墙后头，缸里的水打满哩，口袋里有几斤莜面，有啥难处再来找我。”吴大拍拍打身上的土，摇摇晃晃地回生产队去了。

芳宇推开茅屋的门，借着一抹夕阳，看见炕头上铺着一领草席，窗台上摆着一盏油灯，灶台上安了一口铁锅。这里的一切设施，好像都是早已安排好的，她心里有些感动，真好像有一种到了家的感觉。芳宇心想村边上虽然荒凉一些，但是清静，没人打搅，刚才的担忧或许是多余的。她迅速打开行李，开始布置自己的家，将随身带来的一张毛主席像挂在墙上，早请示晚汇报是不能忘记的。

太阳落山以后，屋里伸手不见五指，周围的大山都陷在黑暗里了，芳宇点亮油灯，准备烧一锅热水，泡一泡那几个干烧饼当晚餐。这时候，山野里传来了凄厉的狼嗥，吓得芳宇浑身打颤，马上熄灭了柴火，吹灭了油灯，锁紧房门，哆哆嗦嗦地爬上炕头。不料，狼的嗥叫越来越近，那声音好像就在窗根底下，一阵一阵的惶恐使她险些昏厥。这茅屋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孤零零的前后左右谁也靠不上，就是被狼叼走了也没人知道，她越想越害怕，伸手拉开被子蒙住头，在黑暗和冻饿中缩成一团。直到天蒙蒙亮的时候，狼嗥才渐渐消失，起床以后，芳宇在茅屋周围转了几圈，奇怪的是未曾发现狼的踪迹，可是一连几个夜晚，狼嗥不断出现，有时候竟然感到狼的爪子在挠她的门。吴大得知此事后，来到茅屋，嘿嘿一笑，说：“芳同志，莫怕哩，山里的狼离这里好远哩，轻易不进村。走夜路的人万一遇上狼，千万不要慌，点把火扔出去狼就吓跑哩。”

芳宇哭笑不得，感到一场虚惊，过了几天对狼的嗥叫就不那么敏感了，慢慢适应了茅屋的环境。但是她的到来，惊动了村里所有的人，都知道北京来了一个年轻的小女子，生产队里的婆娘

们个个奔走相告，就像遇上了大喜事。

女人对女人是很容易产生奇思妙想的，尤其是山里的女人，山里的女人多年没出过山，不知道山外的女人啥模样。芳宇第一天上工就被婆娘们围住了，尽管她穿得朴朴素素，全身上下一水儿的灰蓝布裤褂，就连内衣也是灰蓝色的，上下都打着补丁。然而芳宇的姿色却像春风一样撩人，山里的男男女女，没一个不想多看她几眼。有一天，几个婆娘嘀嘀咕咕，说瞧那小女子，长着一张多么俊俏的白净脸儿，那皮肉就像包着一汪水，手一触就会破，娇嫩得像月子里的娃。有个叫杏花的女人挑着眉梢，心怀诡秘地说道：“不信捏一捏，试吧试吧，看那皮肉出不出水，嘻嘻嘻嘻……”

山里的女人怀着好奇心，对芳宇品头论足，见了面主动走上前去，没完没了地跟她拉家常。有的人手一伸就在她脸上摸一把，隔着棉袄抚弄她柔软的腰身，尤其是芳宇那双温润纤细的手，简直让山里的女人着迷。为此，女人们争先恐后地跟芳宇搭讪，话还没出口先去攥她的手，直到把她的手攥出汗来也不肯松开。芳宇对这种特殊的亲昵，有一种本能的反感，却又不好当面回避，这种亲昵无疑夹杂着一种猎奇，甚至是一种侵犯，激起她心中的愠怒，使她感到很不舒服。她幽深的目光里，不时会浮起一层雾水，对山里的女人怀着恐惧和距离。

可是在山里人的眼里，芳宇的确是一个极富感召力的玩偶，令山里的男人和女人都感到很神秘。芳宇的茅屋门前，天天都簇拥着男女老少，人们隔着门缝儿看她怎样往锅里淘米，怎样劈柴烧火，怎样做莜面。特别是清晨和夜晚，芳宇的早请示和晚汇报与山里人有些不同，她会对着毛主席像背诵许多语录，以及抑扬顿挫，委婉抒情的毛主席诗词。而山里人只会喊万岁，或万寿无疆，四声都在一条线上，听起来毫无韵味。芳宇最喜欢那首脍炙

人口的《咏梅》，几乎每天都要背诵一遍，字字句句美妙动听，山里人听得入迷，要求芳宇写在黑板上。

山里人虽然不识字，更不甚理解这首诗词的含意，但是山里人就像念顺口溜一样，把这首诗词记在心里了。芳宇在人们的眼里是不同寻常的，那里的人谁也说不清楚这小女子犯了啥罪，为啥叫这样一个惹人怜爱的城里女人，来到这山坳里接受贫下农的改造。人们对芳宇怀着种种猜测，有人说她吃了官司，好冤枉哩。有人说她背了男人的黑锅，那男人是“反革命”哩。还有人说芳宇出身不好，她娘是右派，她爹逃跑哩，小女子受了爹娘的连累，才从北京城发落到这大山里。人们怀着怜悯之情，深深感叹小女子命苦，有一点是很明确的，人们绝不相信芳宇是“反革命”分子，假如没有后来的变故，或许她是可以在那里生活下去的。

来到吴家村安家落户，约莫两个月了，一天晚上，芳宇忽然发现自己的身体出现了异常。她无意之中，忽然感到小腹微微跳动，特别是清晨醒来的时候，那种奇特的感觉就更加明显了，肠胃也有些不舒服。从北京来到这个山区，她的精神一直处在紧张状态，未曾留意月经来潮的准确日期，她悄悄观察了几日，情况确实不妙，小腹的跳动似乎很有力，于是迫不及待，当天就去了公社卫生院。

真巧了，卫生院来了北京医疗队，一个女医生接待了芳宇，两个人一见面同时睁大一双惊奇的眼睛，互相打量着对方。

“芳宇！你怎么会在这里？”路菲问。

“我是下放来的。”

“你下放哪个村子？”

“吴家村。”

路菲沉默一会儿，心想吴家村是一个很艰苦的地方，为什么把一个女孩子下放到那里，路菲的目光变得疑惑起来。

“我，我……”芳宇的脸红了。

“你怎么了，哪儿不舒服？”

芳宇难以启齿。

路菲道：“你看你，不要顾虑吗，我们是小学的同桌，我会帮助你的。”

“不，不，我只是胃痛。”

“来，让我检查一下。”

芳宇躺在诊床上，路菲用手触摸芳宇的上腹，听诊器在她的胸部移动，仿佛未发现异常。于是说道：“没什么，可能吃粗粮太多，不习惯吧。”

芳宇红着脸说：“我，我很久没来例假了。”

路菲说：“环境变了，难免出现不规律的现象，调一调就好了。”

“不，不，我的小腹好像有跳动的感觉……”

路菲的面容露出一丝惊讶，忙问道：“你结婚了吗？”

“结婚了。”

“什么时候？”

“四个月以前。”

“来吴家村多久了？”

“两个半月了。”

路菲伸出指头算了一下日子，说：“哎呀，大概怀孕了，作个化验吧。”

芳宇的眼圈顿时就红了。

路菲说：“这很正常，结婚就会怀孕的。”

“不，我不能……”

“为什么？”路菲诧异地注视着芳宇。

顷刻，出现了极尴尬的局面，芳宇以诚恳和信任的态度，将自己的遭遇全盘托出了。刹那，路菲陷入沉思，一双同情的眼睛在芳宇的脸上眨动，言谈话语中透着对女友的怜悯。说道：“真是不幸，为什么会这样？”

……

芳宇在路菲的关照下，请医疗队一位有经验的医生作了一系列检查，化验结果完全不出所料，芳宇怀孕将近四个月了。

“我，我不能要这个孩子。”芳宇紧紧抓住路菲的手说。

“生命是宝贵的呀……”

“不，我不要，求求你帮我把这孩子打掉吧。村里都知道我离婚了，人家会说闲话的，我离婚的爱人关在监狱里，这孩子来到世上也是受罪，人家会歧视他，会骂他狗崽子。”

路菲眉头紧蹙，说：“出身不由己，革命的路可以选择，党有政策。”

“不行，不行，这孩子是罪孽！”

……

路菲是一个优越感很强的高干子女，遇事不畏难，对朋友讲义气，感到为什么把一个女孩子搞成这个样，这太不公平了。说：“既来之，则安之，不要怕。你是母亲，母爱是伟大的，你要保护这个小生命。”

芳宇道：“我要做人流手术。”

“不行，孩子太大了，做手术有危险，而且你也没有介绍信，当然我是相信你的，但是别人相不相信我不敢保证。”那个年代女人要做人流，绝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做人流要出示证明，要有丈夫的签字。

芳宇忽然大声哭起来，抡起拳头捶打自己的肚子。

路菲一把攥住芳宇的手说：“你这是干什么，你不能这样，孩子是无辜的。”

“难道这是一个无法改变的现实吗？”芳宇心灰意冷。

“谁要拿你的孩子作文章，就让他来找我，你不要怕，一切有我负责。”

芳宇绝望地离开了卫生院，踉踉跄跄地走在回村的路上，她那颗温良的心里，不知隐藏着多少悲伤。即使路菲同情她，怜悯她，终归救不了她，腹中的孩子对她来说是包袱，是累赘，是永远也无法摆脱的沉重。她苍白的脸上挂着泪珠，满含苦涩的眼睛里充满无奈，嘴唇颤动着，像有千言万语说不出。她的眼前不时浮现出丈夫的身影，她呼唤着他的名字，她的神志似乎有些错乱，她在旷野里奔跑着，喘息着……她在呼唤丈夫的同时，又隐隐含着一股恨意，她恨那个短暂的蜜月，恨肚子里结下的这颗苦果。

爱与恨交织的感情，在芳宇的内心深处膨胀，绵延，感到求生不成，求死也难。她在那条宛如绳索的山路上挣扎着，搏斗着，每走一步都觉得喘不过气来。一颗绝望的心在哭泣，她仰面朝着无言的天空，微弱的阳光被厚厚的云层遮盖，一如此刻她绝望而晦暗的心情。她站在悬崖上大声喊：江海！江海！你在哪里？

……

荒野上寂静无声，惟有风沙在呼啸。

2 不堪回首的噩梦

1966年的盛夏，一个极其闷热的日子，空气像一盆黏稠的粥，快要把人煮熟了。北京天安门广场红旗如林，人海如潮，金水桥头站立着两个目瞪口呆的青年男女，男的叫江海，女的叫芳宇。

芳宇和江海不属于哪一个革命行列，他们身上没有令人羡慕的绿军装，更没有光华耀眼的红袖章，猥琐的目光一眨一眨。他们是两个孤独的逍遥派，机警而胆怯地走下桥头，开始在人群中穿梭，不时会意地交换一下眼色，瞬时碰撞出来的火花使两颗年轻的心一下子贴近了。

一轮残阳，洒下一片血红，将十里长街笼罩。芳宇和海的身影变得模糊起来，他们虽然刚刚相识，却流连忘返，舍不得分手。

“你为什么不参加革命派？”江海问芳宇。

“我不够条件。”

“你想造反吗？”

“我想。”

江海牵住芳宇的手往前走了几步，说：“那好，咱们俩组织一个战斗队，就叫‘红心’战斗队吧。自我介绍一下，我21岁，医科大学四年级的学生，我的专业是对人体微细血管的研究。”

芳宇说：“我19岁，音乐学院附中毕业，在一所小学里当音乐老师。”

一番倾心的交谈，使这对小男女结成了坚不可摧的钢铁同盟，异性相吸大概永远是不会改变的。他们手牵手，一起走进交民巷街心公园，徘徊在漆黑的树荫下，不知不觉两人的脑海就散了架，思维远离了凶猛的“文革”风暴。他们在一片草地上坐下来，就像两只渴望栖息的鸟，将革命抛到脑后去了。

第二天，他们相约颐和园见面。那真是一个好地方，兴许有人下了禁令，不准在那里搞打砸抢。昆明湖水平静地流淌，像一面镜子映着岸边垂柳，只有在微风吹来的时候，才会荡起一波涟漪。芳宇和江海的身影隐在柳荫中，呢呢喃喃地说着悄悄话，不知什么时候，江海怀着胆怯的心情，冷不防吻了芳宇一下。初吻的甜蜜像浓酒一样醉昏，说不出其中的滋味，就在下一个约会日到来的时候，相拥在一起的初恋情人，心潮间不觉起了风浪，一声叹息打破了宁静。

“你怎么了？”芳宇见江海的面容笼罩着阴影。

“哦，没什么。”

“不，你一定有事瞒着我。”

顷刻，江海的眸子在镜片的背后闪动，背过身去用低低的声音对芳宇说道：“我，我有海外关系。叔叔在香港，姑姑在美国。我，我恐怕配不上你。”江海转回身紧紧攥住芳宇的手，惟恐心爱的姑娘从身边消失。

芳宇陡然一笑，平静的脸上无一丝一毫的惊异，轻轻把手从江海的掌心里抽出来，一下搂住江海的脖颈，无比坦诚地说道：“我母亲是右派，父亲支边走了，父亲和母亲离婚了。”芳宇停顿了一会儿，禁不住眩然泪下，继续又道：“母亲原本是乐团的钢琴演奏员，曾在国际钢琴比赛中获奖，不知有多少人都很仰慕她的音乐才华，正因为她在业务上太拔尖了，有人处处挑她的毛病，所以栽了跟头。母亲是个很单纯的人，脑海里只有音符，对